

文艺湘军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巫瑞书

除了老子、庄子、屈原、宋玉等人著作中留下的典籍的楚文化以外，还有许多世代传承于广大民众口耳间与记忆里的口承的楚文化。前者，多为上层的、书面的、固定的楚文化；后者，则是下层的、口头的、动态的（仍然活着并不断变异的）楚文化。前者，自楚汉以来有关载述络绎不绝，各种注释、考据、义理纷杂沓来，而后者，一直没能登上大雅之堂，只是在人民群众中辗转流播，自发传承。因此，笔者对楚文化的研究，以后者为主而兼及前者，试图在楚文化探索中另辟蹊径。

从80年代迄今，已经发表了楚文化方面的单篇论文数十篇，30余万字。同以往的楚文化研究比较起来，拙作关注的对象、视角以及运用的方法均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这些，也许有些新意吧。因而，本集副题命名为“楚文化新探”。

#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人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 目 录

总序（文选德） / 001

## 民间文学编

引言 / 002

荆楚史诗古歌生态、色块及其类型、特色探讨 / 003

荆湘歌谣楚文化色彩探讨 / 023

论炎帝陵传说圈及其原始文化意义 / 040

炎帝神农传说圈试探 / 053

湖南“桩巴龙”与山东“秃尾巴老李”比较研究 / 064

孟姜女传说与楚文化的血缘关系 / 077

潇湘灵气毓英华 / 091

——湖南传说特色试探

刘德培故事的“谐” / 103

崇巫、尚道，爱国如潮 / 109

——论湖南民间文学的楚文化特色

## 民俗学编

引言 / 124

南方崇拜太阳风俗与炎帝文化 / 125

“迎紫姑”习俗的流变及其文化思考 / 143

楚湘民间巫教信仰初探 / 157

荆湘年俗的楚文化色彩 / 168

“腊日”的衍化及楚地腊月节日群风俗 / 181

巴楚婚俗摭谈 / 194

南方丧葬风俗、歌谣与楚文化 / 203

楚俗的传承及其流变 / 213

## 文化学编

引言 / 226

楚汉之际荆湘饮食风俗与炎帝文化 / 227

论楚巫 / 243

巫、俗、“蛮”与楚文化 / 255

楚文化依然活着 / 267

湖湘文化与楚文化关系管窥 / 269

总跋（谭谈） / 283

# 民间文学编

缘于侧重于口承的、下层的、活着（动态）的方面探索楚文化，因而，楚湘民间文学、民俗学，成为本集中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此编中，楚湘民间文学里面的神话、史诗（古歌）、歌谣、传说、故事等重要类别，都有所接触。由于楚文化与历史关系密切，而传说则与历史关联颇多；且笔者近年来对民间文艺学中的传说学情有独钟；故这一编涉及楚湘传说较多，诸如炎帝神农传说（其中有些为神话），孟姜女传说，“桩巴龙”传说及“秃尾巴老李”传说，等等。它们既是中华文化，同时又是楚文化——中华文化在当地长期口承中渐次地域化、民族化了；或者在楚地孕育、形成的口承文化渐次汇入中华文化洪流之中。

本编中的《崇巫、尚道，爱国如潮》一文，对楚湘（湖南）民间文学及其特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 荆楚史诗民歌的生态、色块 及其类型、特色探讨

## 一、史诗民歌的流传及其生态

对于史诗（民歌），人们总有一种古老、神秘、陌生的感觉。这不仅由于它唱述的生活内容以及反映的思想观察距离我们今天太遥远、太“荒诞”；而且，也缘于它所涉及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也就是它赖以产生和流播的文化生态）我们知道甚少。文学艺术，尤其是它的特殊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其产生、传承变异、发展是与环境的诸因素密切联系着的。其中历史因素、地域因素、民族因素、民俗因素等生态条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制约极为显著。马克思曾经说过：“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从孕育到产生来说，象史诗这种具有重大意

义的艺术形式只能是人类童年时期的自发的产物，只有在艺术生产还没有成为艺术品自觉创造的远古时代出现；而当人类社会进行比较发展的时期，艺术生产也就相应地告别了完全自发的阶段，史诗的产生也就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史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非常明显。不仅如此，史诗的传播，流存也为历史因素、地域因素等方面具体条件所决定。因而，在生产比较发达、理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一般的说史诗很难找到“立足之地”，早在人们的现实生活里面销声匿迹了。只有一些社会发展缓慢、交通闭塞、贫困落后的偏僻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世代聚居的边寨），神话、史诗等“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才未“绝迹”，它们伴随着生长其中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而千百年地传承下来，而且在积极参与各种民俗文化活动的广大民众以及世世代代的民间艺术家（为多巫师兼宗教职业艺人、歌手）锤炼之下不断丰富、发展。

纵观我国许多民族、地区史诗（古歌）的流播及其生态，大体上呈现出由若干“色块”基本联缀却又不完全连接的椭圆形史诗文化圈（图略）。即：青藏高原英雄史诗“色块”（主要为藏族《格萨尔王传》）；新疆草原英雄史诗“色块”（主要为蒙古族《格斯尔传》——与藏族《格萨尔王传》同源异流的韵散夹杂、以散文为主的史诗——等）；东北平原英雄史诗“色块”（主要有赫哲族“伊玛堪”——长篇英雄史诗《安徒莫日根》、《满斗莫日根》等）；东南沿海创世史诗“色块”（主要是畚族《高皇歌》，也称《盘瓠歌》或《匏王歌》）；桂黔边界创世史诗“色块”（主要有瑶族《密洛陀》，《苗族史诗》等）；云贵高原创世史诗“色块”（主要为彝族《梅葛》、《阿细的先基》，纳西族《创世歌》、《祭天古歌》，阿昌族《遮柏麻和遮米麻》，拉祜族《牡帕密帕》等）。在

这椭圆形史诗文化圈内还有一个“动点”，即处于我国中南与西南交叉的以武陵山脉及神农架（大巴山脉）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边界的创世史诗与英雄史诗混杂“色块”。这一史诗古歌“色块”，乃是中国唯一的内地（不与边陲连接）史诗地带，而且属于南方巫文化——楚文化故地。在我国史诗（古歌）文化圈内，颇具特殊地位与历史渊源。很值得专题探索。

## 二、荆楚史诗古歌生态

近年来，我国南方一些民间文艺学家从自然科学领域引进生态学的原理及其方法研究民间文学产生和流播的生态，称之为“民间文艺生态学”或“民间文艺生态系统”。这对民间文学的诸特征（如立体性，科学性等）以及与民俗文化的密切关系的纵深探讨，尤其是对于史诗古歌的传承流存的深入了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荆（湖北）楚（湖南）史诗古歌能够兀立于我国内地，千百年来世代袭承地活跃在各该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生活中，即与其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有关。民间文艺的生态，一般分为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人文环境）两个方面。下面拟从五点分别阐述。

（一）闭塞的自然环境。荆湘一带，除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外，大多为丘岗或山区。很多地方，素有“六山半水两分田（甚至“八山半水分半田”），分半道路和庄园”之说。尤其是南楚之隅（常德以西，衡阳以南），不但山高坡陡，而且林密峰险。诸如武陵山区（湘鄂川黔边界）、古“梅山”（安化、新化等县）以及湘南九嶷山、五岭（莽山）之地，丛山峻岭，茂林幽篁。韩愈曾经出色地描绘过：“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

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在岭之上，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穷焉。”宋代熙宁五年（公元1072）以前，古“梅山”几乎与世隔绝，溪峒“蛮夷”还在过着刀耕火种、赶山捞鱼的原始生活。鄂西、鄂北的神农架、大洪山，也是高山老林，人烟稀少，有着类似的情况。

在自然环境中，不论是河流或者山脉都给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比较起来，河流在这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更大，更显著一些。正如有的科学家指出，河流是人类古文明的摇篮。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起，中华民族古文化的璀璨，都与大江名河密切相关。山脉当然没有河流那么大而明显的作用。不过，在创造和保存古文化方面，高山大岭同样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及神秘的库藏。我国神话中众多的山神林魍，传说里缤纷的名山佛观，民歌中形形色色的山歌野曲，等等，无不与山关系甚密。特别是在深藏厚贮古文化方面，高山老林更有着不少奇异的作用：其一，由于崇山险峰的横阻，交通往来极不方便，因而山里岭外信息交流远不如河滨平地那么轻捷、频繁。这样，山里蕴藏着大量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得以长期而纯朴地贮存起来，世代传承下去。其中有些简直堪称古文化的“活化石”，异常珍贵。其二，山区土地贫瘠，生产技术落后，加上自然灾害甚多，科学知识匮乏，人们对于暴虐恣肆的大自然的感性认识大都仍然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故而时常祭祀神灵，禳灾祈福。许多神话传说、史诗古歌伴随着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下面还将具体论述）。其三，崇山峻岭高度封闭的狭小天地，造成了民族文化的错落分布，各自传承，互见特色，从而使同一民间作品体裁多样，异文不少，显现出丰姿多彩。湘黔桂边界的苗族素有“高山苗”之称，长期以来依山作寨，鳞次栉比，但缘于地形关系，宗支不同，语

言差异，民族心理素质关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关系，寨与寨、姓与姓之间很少横向联系，甚至“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往往一山之隔，语言不通；方圆百里，风俗殊异。所以，旧时各搞各的“椎牛”（苗族最隆重的祀典之一），各唱各的“椎牛神辞”。即以湘西苗族“椎牛”中唱诵的史诗古歌来说，就有简繁长短之分，姓氏家族之别。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然而，在客观上却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异文，并且曾经一定程度地有助于它的繁荣发展。应该说，这些都是闭塞的自然环境对史诗古歌生态明显的作用和影响。

（二）庄严的民族祀典。史诗古歌的生态，除了自然环境以外，文化环境特别是其中的民俗文化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史诗古歌的生存、传承，总是与所在地区（民族）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伦理道德、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具体情况相关；尤其是与当地千百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许多重要的民俗活动（诸如民族祀典、婚丧喜庆、生活应酬、游艺娱乐等）融为一体。这些重要的民俗活动，往往由于唱诵古老的谣曲、长歌（有些还伴以乐舞，技艺）而倍增生色，热闹非凡，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内容充实，并且吸引更多的观众；而这些史诗古歌、乐舞技艺也是不能脱离民俗活动的，一旦离开便会象断了根叶的花朵一样，迅速枯萎，旋即消逝。因此，史诗古歌与民俗文化活动乃是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作为完全是内地的荆楚史诗古歌，更是依靠比较浓厚而古朴的巫风楚俗的文化环境才得以千古传承。

荆楚民俗活动中，民族祀典是最为值得注意的。所谓民族祀典，是指各民族（或各地区）定期祭祀祖先、神灵以及皇天后土，或者纪念民族英雄及本地区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一些礼仪活动。在“信巫鬼，重淫祀”的荆楚之地，各个民族、地区都

有自己重大的民族祀典，且而祭祀的内容和方式以及具体的礼仪也各自不同，但是，它们中间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却是大体相同的，那就是在隆重盛大的祀典中，由巫师来率众唱诵（或歌舞）本民族的史诗古歌，藉以讴歌始祖开创繁衍的丰功伟德；唱述本民族（部族）的来源、迁徙及其艰难历程：……既祀神，又娱人。比如土家族的“摆手”，唱诵并且歌舞史诗《摆手歌》。苗族的“椎牛”，唱诵“樵牛神辞”或者“侏神起源歌”或者《古老话》之类的古歌。瑶族“调盘王”唱诵史诗古歌《盘王大歌》。侗族“祀萨”（祭祀远祖），唱诵史诗《金萨女神之歌》，瓦乡人（苗族支系）“跳香”，唱诵并歌舞《跳香歌》。湘西南东安县“还黑祖愿”，唱诵“还黑祖愿歌”并且“舞娘子”（一种宗教歌舞）。鄂北大洪山关王庙会，唱诵当地大型古歌“善歌锣鼓”。等等，都是。正是缘于庄严而神秘的民族（或地区）祀典代代相袭，陈陈相因，因而，这些宏大而奇胾的史诗古歌才得以承继下来，深镌各自民族（或地区）民众的心灵。

（三）古朴的人生礼俗。荆楚史诗古歌，除了定期在各自庄严的民族祀典上全部唱诵（歌舞）以外，在一些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唱演其中某些相应的片断，作为诠释庆贺仪程或者礼仪渊源。规模宏大、篇幅浩瀚的史诗（古歌），总是以各该民族（或地区）文化知识总汇的面貌出现，往往包罗万象，不愧为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日常生活之中，人生礼俗庆典上，撷取一部史诗古歌某些相应的片断进行唱演，就是一般的巫师或者熟练歌手也可胜任。湘西苗族流传颇广的史诗古歌“古老话”，规模宏伟，篇章繁多。它分为“开天立地篇”、“前朝篇”、“后换篇”三大部分，包括“溪斗娘柔”（苗语音译，人类第一对男女祖先名字）、“奶夔玛媯”（苗族先民的人名）、“亲言姻语”（婚词）、“说火把”（丧词）第十二章。旧时，湘西苗族举行

传统婚礼，要请歌师唱述《古老话》中的“天天立地篇”及“前朝篇·亲言姻语”部分。丧葬礼仪中，在开吊（悼唁）的晚上，“后辈亲”（舅辈亲属）向外甥要“火把”，外甥则请歌师帮助“说理”。在这一“说理”过程中，歌师要唱诵“前朝篇”及“后换篇”里面的“说火把”等部分。“总之，湘西苗族的婚丧喜礼，处处离不开《古老话》。正因如此，《古老话》得以流传千古，历世不衰。”荆楚之地的一些史诗古歌，正是象苗族的《古老话》这样广泛应用于婚丧喜庆等人生礼俗中，因而，千百年来一直在动态之中流存着。如果说民族祀典上唱诵史诗古歌庄严虔诚的气氛使得人们心灵上笼罩着宗教信仰的迷雾的话，那么，人生礼俗庆典上选唱（诵）的史诗古歌片断的氛围显然大大不同，它从宗教桎梏之下走出来，品味到了人世间的欢乐或忧伤，也许还会思索着人生的某些真谛（生老病死的来龙去脉及其深蕴意味）。这正好补充了民族祀典中唱诵的史诗古歌的不足。

（四）繁杂的生活应酬。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繁复，史诗古歌的宗教色调日渐淡薄，世俗生活气息不断增浓，以致出现人们运用史诗古歌来作生活应酬的社会现象。鄂北大洪山区流传的古歌《善歌锣鼓》除了在若干年一次盛大的关王庙会（当地民族祀典之一）全本唱演以外，还在日常生活的好些场合也选唱某些片断。这部民间长歌的采录者吕纯良、冯本林在“调查附记”中列举了当地民众请“锣鼓匠”（歌师）唱演《善歌锣鼓》的七种情况：1．祀神求子，添丁寿诞，订婚成亲，丧葬吊祭。2．起屋（盖新房）、乔迁，生意开张。3．家宅不和，六畜不旺，五谷不丰，久病不好。4．收徒拜师，收租进稞，雇工，待客。5．地方上不清泰，祈求神灵福佑。6．官宦、商贾、举人、升官发财以后，酬神谢父老。7．登场比武，“锣鼓近”歌

班子各立“门户”，为比高低而举办夺魁的唱演。除了第1种属于人生礼俗以外，其它6种均为生活中的礼节应酬。从那些繁杂的生活应酬里透露出，荆楚史诗古歌生态，既适应于宗教，迷信的古老环境，也适应于交往应酬的世俗环境。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应用于后者越来越增多，参与其中的社会成员也越来越扩大（农、工、商、士、财主、官吏、巫师、道士等）。这样多且杂的各阶段各阶层的人们参与《善歌锣鼓》的传承，观赏，一方面使这部民间古歌的社会面愈来愈广，充分显示出楚文化（巫文化）生态适应性之强和生命力的旺盛；另一方面也使得它的内容十分宽泛复杂。正如该如主编在“代序”所指出的：“兼有巫、佛、儒、道多种宗教文化因素，而以楚地民间俗信多种财富拜淫祀风习为其特色。”这种突出的兼收并蓄及二重性，在荆楚史诗古歌中似乎不大多见。

综上所述，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巫风楚俗的文化环境（主要是民俗文化方面），为荆楚史诗古歌生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之得到了赖以生存、传承的广土沃野。因而，古老的宗教和世俗礼仪同诗歌（歌舞）、技艺融合于一体，从而绽开出来的史诗古歌的奇葩千古不谢。

### 三、荆楚史诗古歌类型

在我国多民族的史诗艺术长廊里，很长时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格局：北方（尤其是西北）的英雄史诗发达，南方（尤其是西南、中南）的创世史诗繁荣。造成这种格局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历史进程，也有民族心理、审美理想，等等。北方辽阔的原野，一望无际，纵马驰骋，狂风呼啸。这种自然环境，适宜放牧；逐水草而居，流动性